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美] 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FENGHONG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美] 倪德卫 著 杨立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04935 - 3

I. 章... II. ①倪... ②杨... III. ①章学诚(1738—1801)—生

平事迹②章学诚—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24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4578 号

---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1738 - 1801)

Copyright © 196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7 - 188

---

书 名 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

著 者 [美] 倪德卫

译 者 杨立华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 304mm 1/32

印 张 9 插页 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4935 - 3

定 价 27.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强 汪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

####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任 谭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员 刘健屏 黎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锋  
余江涛 吴迪 吴源 胡明琇 章祖德

---

####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主编 刘东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王保顶

##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特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 译者的话

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尽管在这部著作出版以来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关于章学诚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此书独具匠心的运思结构和契入肌理的致思深度，使之成为超然于时间之外的某种“自在”的作品。

作为一部传记体的思想史写作，本书向我们呈示出个体的生存际遇与章学诚思想的具体展开之间的内在关联。透过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的偶然遭际如何将章学诚带到一个又一个似乎与其本来志向无关的问题和工作面前，而他又如何一再沉迷在对这些偶然的题材的思考当中，并最终从这些零碎的思考中通达出来，回归并丰富他的思想主题。

历史书写的方式与历史书写的品质，以及书籍分类系统与文章的品质之间的关系，作为两条彼此关联的思想主线，贯穿章学诚思考的始终。由此渐次展开的校雠文史之学，以及以“六经皆器”为核心的历史哲学，只有深入其思想整体的内在理路，才能获得充分而深切的理解。而这既是本书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它最具神采的地方。

# 序

中国研究被划分在两个完全孤立的阵营之间,这并不是很多年前的旧 vii 事。在这两个阵营中,一部分是关注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学家和观察者,另一部分则是倾心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这一划分的结果造就了一个双焦点视域下的中国,其间并没有整体的理解将这两个视域结合起来。近二十年来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已经为纠正这种二分的视野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上,“现在”和“过去”仍将始终分别占据我们的关注点,如果我们想要看到一个单一的画面,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我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我想探讨一些难以穷究的东西,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从而使我能既不忽略它当下的关联,又能够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来理解。我发现,通过记录和阐释某个个体的思想困境(*odyssey*),可以最好地满足我的要求。如果做得成功,传记可以通过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但它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对于中国,18世纪既是古老帝国延续的顶峰,又是近代历史苦难的开端;它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最后的也是最灿烂的绽开,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传统“巨变前夜”的情形。在章学诚的思想中,融合并 viii 重构了他的文化传统,并将它作为一个展开中的价值与问题的结构来加

以揭示。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总是扭结于他能够认识到的最为基本的问题。从任何一种标准来看,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历史的本质、学识与写作的价值以及个人洞察力的重要性。有时,章也难免在努力克服荒谬的同时陷入琐碎之中。但说到底,他既是一个知性上的巨人,也是一个明智的普通人。

导致此书的工作并非始于最近,对此,我要感谢众多与此相关的建议和指导。洪业教授于 1948 年在哈佛最早向我介绍了章学诚,并为此书的封面题写了赠辞,令我备感荣幸(这段赠辞引自《新唐书》,参见本书第 42 页)。Francis Cleaves 教授于 1942 年开始带我学习汉语。1953 年,杨联陞教授和 James Robert Hightower 教授在哈佛指导我做关于章的博士论文,他们坚持认为我应该将它做成一个严肃的阐释工作,而非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练习。在这一点上,我想章本人(如果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赞赏他们的智慧。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福特基金、Fulbright 委员会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东亚研究委员会,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重要阶段所给予的慷慨资助。

我同样深深地感谢其他的朋友。Chao-ying Fang 先生阅读了全文,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批评,并指示了许多重要的材料。耶鲁大学的 Arthur F. Wright 教授给了我太多的鼓励、指点和教诲。Wright 教授负责的中国思想委员会的系列会议成了验证我对章学诚及其思想背景的阐释的重要场所。通过参与这些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曾经提示我注意某一本书(一篇文章)或某个重要事实的朋友,还包括 Robert H. Brower、Jerome Cavanaugh、Shau Wing Chan、David Y. Ch'en、Patrick Hanan、  
ix Kai-yu Hsu、Conrad Schirokauer、Hellmut Wilhelm 以及其他一些人。我的朋友、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学讲座谈访学的 Curtis Bennett 审读了我的手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 Sara H. Boyd 花了数月之久来审读此书。我要对他们的耐心表示感谢。我的妻子 Cornelia 和孩子们为此做了另一种无可估量的付出。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章学诚本人。对他的研究使我一再触及我已经在其他著作中展开的诸多洞见。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探索其思想,揭示其个人生活——在他死后的第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切都仅仅保存在文本中。章学诚成了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真实的朋友。我曾嘲笑过他,有时也会对他不耐烦;但我对他的尊敬以及从他那儿得到的教诲,远远超过他所能想象到的。我意识到他是一个人,而我在他那儿获得的收益起码要在致谢中有所报答。

这一叙述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计划是很简要的。本书首先是一个传记。随着章学诚生活的开展,我将依其固有的发展来展示他的思想。在他生活的某些时期,依其思想丰富性的需要,我会以传记为起点并将一章甚至数章的篇幅完全留给哲学的阐释。章学诚的兴趣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倾向于围绕某一问题,因此便有可能将这些章节集中在特定的主题上,但这也只能部分地达到。在陈述章学诚的思想时,如果逻辑上需要,我也向前追溯或向后推演,并试图始终使这些变迁清晰明确。我偶尔也会坦率地说出我对章的思想的看法。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对。他们可能会坚持认为章的问题是自己的,而不是我的,因此他的观念的好坏一定在我的批评范围之外。这与我的观点不同。在我看来,如果情形确实如此,那么章对于我而言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倪德卫

1965.9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背景与教育	18
第二章 中举	33
第三章 关于典籍的著述	47
第四章 书院教师	69
第五章 文与质	90
第六章 史与道	116
第七章 史家职业	159
第八章 历史撰述的形上学	178
第九章 最后的论战	204
第十章 迟来的赞誉	226
参考文献	249
索引	251

## 导 论

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sup>1</sup>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

《庚辛间草·韩柳二先生书序》

章学诚，浙江人，一位在18世纪下半叶生活和写作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目录学家和史学家。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是散文，尽管他编纂或参与编纂了十几部地方志，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佚失。他自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古文作者，尽管他的外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为数甚少的西方读者仍将发现其文风的灵动和有力。像许多中国文人一样，章学诚同样对哲学有着极强的兴趣。他发展出了一套颇类似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和国家观，他将这一观念植根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理论上，这一理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维柯(Vico)。在一些散文中，他表现出了汉语著作中罕有的专注和审慎的思想能力，同时，在他的思想架构中他展示了极强的原创精神和想象力。

在他生活的时代，章并不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相反，他不断地批评当时盛行的训诂学，并在他的作品中展现出对总体叙述的偏好以及思辨的倾向，这一过时的倾向在当时不仅罕见，而且还深受怀

疑。尽管他有一个小的朋友圈子，并有一些出众的、经过精心挑选的<sup>2</sup>敌对者，章在其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默默无闻。然而，到了 19 世纪末，他开始备受瞩目，并在那些更为果敢的政治思想家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即使不接受章的观点，至少也在反面受到了它们的刺激。

自从内藤虎次郎(1866—1934 年)在 1902 年首次阅读了章的两本流传最广的文集《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以后，章已经开始引起中国和日本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内藤让他在日本的朋友留意这些作品，并在此后不久得到了一种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以此为依据，他为章学诚编纂了一个简要的年谱。<sup>①</sup> 这发生在 1920 年。此后，章开始在他的故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1922 年，由胡适编纂的一部更为详尽的章学诚年谱以成书的形式出版，同年还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遗文集。从那时起，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开始发表文章讨论章的著作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或者在有关中国历史和学术的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他。然而，在欧洲和美国，他仍然鲜为人知。英语世界里(在其他的西方语言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东西)关于他的最广泛的讨论是由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戴密微(Paul Demiville)撰写的一篇极为敏锐的传记文章。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不会否认，章学诚是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富吸引力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绝大部分研究章学诚的学者都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们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撰述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地方志的部分。因此，章学诚开始作为一个历史方法的批评者而渐为人知；相较而言，他关于目录学或文学批评的看法则不受重视。即使在中国，他在哲学史上也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我坚信，章学诚必将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而享有重要的地位，

---

<sup>①</sup> 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东京，1949 年)，第 238 页；《研几小录》(弘文堂书房，1928 年)，第 117 页。

而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章学诚之所以能享有这一来得太晚的声誉,是因为在很多方面他是“现代的”。人们不断地在他那儿(在陌生的背景中)发现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而非他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的观念。因此,在一种协调的视角下,我们必须牢记,他的世界与我们的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中国,还完全没有受到外在世界的触动。章学诚在 1789 年写成了他的那些最重要的哲学文章,并且在对“法国大革命”(也许还包括法国这个国家的存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又生活了 12 年。尽管章并不知道其他民族的世界,但是他对自己的世界却了如指掌。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丰富、美丽的传统,它们充盈着他的生活。六经、伟大的史家、韩愈以及伟大的散文家,这些章学诚逐行逐句熟知的东西,他都能以一种我们无法做到的方式将它们看做同时代的东西来感受。章对他的世界的历史和文学的了解远较我们对自己世界中的一切的了解更为切近,并能够回溯到它最古老的开端,他将这一开端看做一个尚未分化的文化、政治和语言的连续体。我们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不断地看到这种意义上的连续体。

但章学诚的世界从属于时代和变迁,在检讨他的生平和思想时,我们必须知道形塑他的姿态并造就他所面对的问题的那些地形、风暴和潮流。这一背景既是政治和社会的,同时也是思想的。

满族对中国的征服发生在 1644 年,距章的出生已将近一个世纪。在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这一征服在遭遇挫败的中国士绅中间所造成的痛楚已经平复。但在 17 世纪中叶,这一痛楚曾那样的强烈,很多士人因绝望而自尽。毫无希望的武力抵抗在不断的尝试中延续着,退隐学者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对事变的反应:黄宗羲(1610—1695 年)《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主张、王夫之(1619—1692 年)的历史思想中受伤的民族情感。<sup>①</sup> 中

<sup>①</sup> 《明夷待访录》已经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被翻译为英文。章学诚完全可能对王夫之的思想很着迷,但可能王夫之的著述只是由于到 19 世纪才被刊印出来,所以才逃过了被禁毁的命运。